

鐔
津
文
集

一



譚
津
文
集

四部叢刊三編集部

上海涵芬樓影
印常熟瞿氏鐵
琴銅劍樓藏明
弘治己未刊本

鐔津文集引

吾佛以法付諸王臣蓋欲久其傳也自
商周流虹貫炎漢夢金人西方大教於
是乎東流真丹際遇

金輪世主會三教角立焉佛化行乎中
國愈久益盛代有其人與像季已還教
門削弱日益薄矣蓋人與世異故也豈
佛法有所損益乎逮宋仁廟時大士嵩

明孝子
禪師者出具尔正眼觀乎人根未可則
諭性命之道宜乎人天乘而質之蓋沿
淺而及邃處故援六經百氏之說絕出
至公之論合乎二教乃著是書曰輔教
編獻之

天子大賜與藏典偕傳時韓丞相當國
至公以史筆見稱之深也公卿詳之而
不眇忽也明乎大士受西聖之屬而應

世與夫王臣扶護宗乘者於其內攝外
護而綿歷無窮孰能諒乎今亦昭其馮
有以也然弘治丁巳吾寺為統禪講名
僧開士坐夏間而老弊言于衆曰正法
既沒像教陵夷有若一絲懸九鼎乎既
夫鐔津文集時所尚之誠輔教之書也
板將漫滅矣可欲復前人之大業用是
重梓而廣傳其殆庶幾乎余槩而言之

也卒未知其孰賢禾城之東去一舍地
有刹幢曰景德寺業其中者璠瑩然其
人行道布德士也雖混衆而不羣欲因
間隙有請白于我曰爾書圖刻也璠思
與衆卿易舉一人何力之有哉曰無貳
爾心但行中捨罄已之有可使行檀而
助之瑩然心亦有所之也既有以為未
備者以其語深難便初學有得點句音

釋亦或有助也於是往往視予意有所
託果然擬之而後言也嘻綆短者不可
以汲深然河海不擇其細流故能就其
深矣雖然第愧其審克之而未詳則如
之何勿思深惟天下之士世之著顯者
皆英偉雄傑之才負天下台輔之望盖
明乎治世聖賢之道克輔

皇明之政治殷何暇眷彼佛乘允通經旨

佛氏之徒悉屏文字唯脩靜慮若夫二
氏之教有異乎而在道必然也於其吐
言持論不出乎情見動輒有礙焉得不
為之異若是語默動靜不墮落藝境圓
融無礙而一趨於大同豈不然乎今時
尚竒騁異粘綴成編何太駸駸至于頗
僻者無裨於教不若夫丕休哉余寔膚
淺嘗讀壇贊得見大鑒遺意而知明教

之心扶樹正宗功何懋焉於是如登繆
承瑩然之志音釋句讀苟又差互不少
者當坐愚之無識舊板微有誤處則校
也時有興聖德海為書而剞劂盡工猶
夫佛印所謂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
無盡卷也固願是書溥海流布日望君
子躋之試一披覽何惑結而不自解如
轉丸耳蓋使人人咸崇

佛化同底于道也如是則陰翊

皇度無窮焉

大明弘治十二年四月八日蒙庵沙門

嘉禾如卷引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杭靈隱山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

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蒜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

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鍾津
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
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
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
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
間入吳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
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
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
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
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

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

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
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
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
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
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
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季乃抱其書以游京
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
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
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
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

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寃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

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
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
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兩著書
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
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歲
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鍾津文集總目錄

行業記此即序

陳舜俞撰

第一卷 原教

勸書 三篇又序

第二卷 廣原教

并序共二十六篇

第三卷 孝論

并序共十二篇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第四卷 皇極論

中庸解 五篇

第五卷 論原

總四十篇

禮樂

大政

至政

賞罰

教化

刑法

公私

論信

說命

皇問

第六卷

論原

十篇

問兵

評讓

問霸

巽說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第七卷

論原

二十篇

物宜

善惡

性情

九流

四端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

品論

解讎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

第八卷

雜著

一十二篇

紀復古

文說

議旱對

夷惠辯

唐太宗述

術易解

道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第九卷

書二封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再書上

仁宗皇帝

第十卷

書啓

十三封

上韓相公

四篇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叅政

上趙內翰

上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李太尉

十一卷

書啓狀

儒釋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祕書

荅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負外

荅王正仲祕書

已上七書先自為卷

受佛日山請先狀

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唐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唐方少府

與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自此元各為卷

與黃龍南禪師

別幅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幅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荅圓通禪師讓院

荅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回荅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十二卷 叙一十四篇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十六祖法寶記叙 此郎侍郎作附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移石詩叙 自此元別為卷

法雲十詠詩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叙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十三卷 叙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詩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十四卷志記銘十篇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十解獨秀石名名或作記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十五卷

碑記銘表辭九篇

文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曲記

秀州資聖懃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暹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对推官哀辭

周对智哀辭

十六卷

述題書贊傳評

十二篇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刻石見戒壇院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贄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十七卷

非韓上

第一并叙

十八卷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十九卷

非韓下

十四至三十

二十卷

古律詩

共六十首

二十一卷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共六十九首

二十二卷

附

諸師序贊詩題疏并後序

禦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又序瑩道温作

石門惠洪禮嵩禪師塔詩三十一韻

楞伽山守端吊嵩禪師詩一百韻又引

龍舒天柱山脩靜贊并序

靈源叟題明教大師手帖後二首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并叙

疏語

嘉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持文琇序

鍾津文集總目錄終

鐔津文集卷第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為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脩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

以今相與不亦為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
所以脩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
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
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
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
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歲者。別乎五乘又歧出其
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為
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
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歲。舉其大者則五乘首
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

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汗直趣乎實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脩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

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脩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脩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脩。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

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

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為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

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

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
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
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仁義而
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
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
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
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之。而其勢近理。性
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
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
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

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

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
惡口不辱。不恚不讎。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
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豈
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者而不孝其親。
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
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
天下之無有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癖耳。
佛豈苟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
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
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

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息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

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
虎聲於山林而颺風颺颺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
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息而惡人容之。
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
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
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
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

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脩。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

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脩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脩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

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
爲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
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
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
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
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
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
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
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
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

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為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為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訕訕然誕佛。謂其說之不與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

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邪。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

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為河海。土多得其同。

則積為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為道德。烏呼。余
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
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
不厭邪。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
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
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
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
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四其
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
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

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厲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

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
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
證則可不應之。孰爲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之難
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
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
恐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
慳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者公私如
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爲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
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

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脩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脩。超然欲高天下。然脩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脩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

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
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
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矣
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
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
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
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
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
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
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

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

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必淺而及與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

摠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

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為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

可以治身獲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迺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

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
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
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
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
日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
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
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夸世
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
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
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

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
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
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
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
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
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
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
又曰。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
朽焉。是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
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

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
養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
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
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
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
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
夫為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
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
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

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以參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

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

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

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脩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爲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

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
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
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
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群德重當
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
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
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
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
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
血寫佛之經像。

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

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廬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

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
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
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
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
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
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
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
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
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
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問巷

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間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効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稍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曝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必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

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
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突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
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
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
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
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
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
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
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
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

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脩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為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

心而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曾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論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

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
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鐔津文集卷第一

釋音

茶毗下音皮僧家謂火焚鐔尋劍口菽叔大眇冥眇聾教

厲揭例契深則駭音與蟹步竹力也掖亦舍膳饌

萇弘仲良長弘褻褒衰同揣初委癖僻偏風標

師襄息良師襄燼辛去聲詰乞責黷獨注颯聊

老聃孔子問禮訥許拱衆匱具位遽據急宵香

月文一
十一

郟子

談入魯孔

徇

又去聲徇從

毅

詰果也

啻

音翅同

祜

戶

惚恍

之有罔象中

矜

自京矜持也

斐

章免文

殷

因多

夸

誇

疾革

亟急也禮

曝

補角皮

薨

韓公

軌

癸法

銳

磨

詬佛

后無志小

廓

苦郭大

熒

在朗

擯

濱斥

泌

彌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dark area,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入' and '思'.

鍾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中

廣原教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大本。雖既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為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

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爲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

安山舍

卷第二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群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為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疑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

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可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為淺教，為小道。與夫信者為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道，為他教。為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

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觀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竒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脩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脩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適變乘

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
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
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
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
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
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
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
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
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

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奧。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

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有不有。若不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

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
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
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
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
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
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
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
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
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

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寤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親為踈踈。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兇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

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東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甑之間。不亦然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

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

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圍。不揜羣也。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

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揔羣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

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

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脩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爲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恤。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

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脩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

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曰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緊言乎

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
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
此而不脩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
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
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
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
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
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
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
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

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弥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

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

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

魏武。浪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

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事之。不正人。之。其事善

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存。本。而。不

滯。迹。可。以。存。本。也。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也。存。本。而。不

也。昔者石虎以柄國也。殺罰自疑。其事情。佛無祐而佛

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

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

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孤。媿。身。與。匹。夫。所。備。當。異。

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神悅。和。人。神。悅。

月文二

論全一禽之命為之脩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
論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論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已上十六行正文也。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脩人以種人脩之
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
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
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
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
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
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
睹乎理者也。

善不脩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
徃徃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
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
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
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
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
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
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
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
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

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為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悋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

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
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為福也。所種
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
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
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
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
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
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
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滯乎五味。其

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
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
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備之。謂
因。以此成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
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
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
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
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
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
不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

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
待物。以至慈。脩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
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
誠有威可敬。敬或作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
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愆。其讀誦
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
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照姬貧病
瓦合輿。儻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
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
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

影相弔而不為孤。其羣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

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槩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鑿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

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待預下士之禮。其出其靈不若庸人之自得也。况如僧遠之見天子乎。况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

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
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
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
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
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
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
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
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
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

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錄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若不明。不知窒其漸。道若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必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必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必草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

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
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
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
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
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
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
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
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
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

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
果。天下惑性而不知脩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
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
自棄也。不脩性而性溺感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
審也。或無上二而字是故指脩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
全性莫若乎脩。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脩性之表
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脩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
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
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

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
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
果有所至乎。謂不必脩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
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
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
者則天下可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
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脩焉證焉。
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
也脩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
道性必先。夫因果脩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

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况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訥之，為家而投珎，蹈路而捨地，惑亦盛矣。覺也者，以言乎

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脩末。以言乎遠則了
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
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
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
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
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真數
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
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

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刑，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

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
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
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
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
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
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
雖羣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群生求之
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
感。非若世之有所為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
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

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與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

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
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
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
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本或無之聖
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
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
曰：觀皇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
之心也。

輔教編中

鐔津文集卷第二

釋音

旁磚

旁薄廣被注

坵埴

為器堯治天下尤埴直

醞雞

醞希酢也似蚊

甕甗

醞雞酒甕中之蟻也

姬

姬去声煦也

誚

才咲以責訝疑依奧深也

僿

臺罵庸賤屬萬葛

礪

厲磨礪聲去揜掩同

碧

畧道碧羅

弋

亦綴射睽異卹恤同

稔

忍甚穀稔也

溥

味為溥又豐艷同

漓

漓高注薄莒舉

黨

黨善言糅雜也秩秩官

松江府僧綱司都綱 淨心

發心施財助刊

餘姚夏誠刊